

武汉 文史 资料

亲历 亲见 亲闻

大型文史月刊

WUHAN WENSHIZILIAO 总第92期 2000.6

郑季霞：中共早期工人党员郑凯卿

尚振奎：战斗在成渝铁路上

汪明敏：一九五四年武汉人民的防汛斗争

孙友安：建国初期武汉市取缔娼妓制度简述

晓华：敢于拍卖大脑的广告新锐

——湖北省首届优秀广告人严河其人其事

邓建龙：武汉国民政府特派员岳州被扣记

ISSN 1004-1737



9 771004 173007

武汉文史资料

(月刊·每月8日出版)

2000年第6期

总第92期

主 编:周志华

副 主 编:易 涛

编 辑:吴义隆

徐双明

美术编辑:李 炜

发 行:郑汉华

范 力

难忘岁月

□4 战斗在成渝铁路线上

肖振奎

人物春秋

□8 中共早期工人党员郑凯卿(一)

郑季霞

□15 为壮国企献良策的肖国金教授

楚剑轩

政协之窗

□20 武汉市新移民的概况与

做好新移民工作的意义及对策

刘秀庭 罗辉权

名人轶事

□27 陶行知的三次武汉之行

余子侠 李桂元

历史纪实

□32 一九五四年武汉人民的防汛斗争

汪明敏

□36 建国初期武汉市取缔娼妓制度简述

孙友安



人生旅途

□39 敢于拍卖大脑的广告新锐

——湖北省首届优秀广告人严河其人其事 晓 华

史海钩沉

□41 武汉国民政府特派员岳州被扣记

邓建龙

建城史话

□44 略记武汉城建 50 年的辉煌成就

吴传健

武汉名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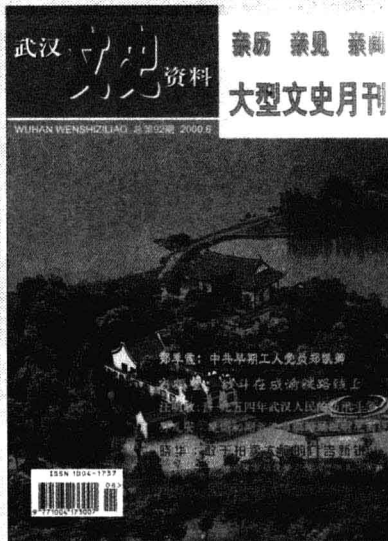
□46 昔日汉口江汉路

万澄中

文史随笔

□48 汉口“铜人像”考并试补缺字

黄兰田



封面图片:古琴台,又名伯牙台

主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办:武汉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地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102 号

电话:(027)82837167

82832007

邮编:430014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广告许可证:武工商 146 号

印刷:武汉市政协印刷厂

刊号: ISSN1004—1737
CN42—1032/K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定价:4.00 元

■ 老照片 ■



1931年汉口溃堤进水一片汪洋

武汉文史资料

(月刊·每月8日出版)

2000年第6期

总第92期

主 编:周志华

副 主 编:易 涛

编 辑:吴义隆

徐双明

美术编辑:李 炜

发 行:郑汉华

范 力

难忘岁月

□4 战斗在成渝铁路上

肖振奎

人物春秋

□8 中共早期工人党员郑凯卿(一)

郑季霞

□15 为壮国企献良策的肖国金教授

楚剑轩

政协之窗

□20 武汉市新移民的概况与

做好新移民工作的意义及对策

刘秀庭 罗辉权

名人轶事

□27 陶行知的三次武汉之行

余子侠 李桂元

历史纪实

□32 一九五四年武汉人民的防汛斗争

汪明敏

□36 建国初期武汉市取缔娼妓制度简述

孙友安



人生旅途

□39 敢于拍卖大脑的广告新锐

——湖北省首届优秀广告人严河其人其事 晓 华

史海钩沉

□41 武汉国民政府特派员岳州被扣记

邓建龙

建城史话

□44 略记武汉城建 50 年的辉煌成就

吴传健

武汉名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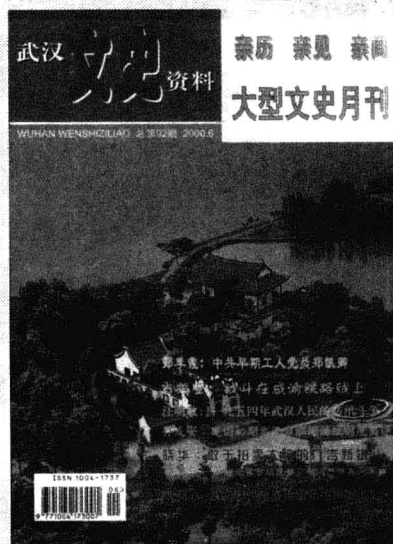
□46 昔日汉口江汉路

万澄中

文史随笔

□48 汉口“铜人像”考并试补缺字

黄兰田



封面图片:古琴台,又名伯牙台

主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办:武汉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地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102 号

电话:(027)82837167

82832007

邮编:430014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广告许可证:武工商 146 号

印刷:武汉市政协印刷厂

刊号: $\frac{\text{ISSN}1004-1737}{\text{CN}42-1032/\text{K}}$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定价:4.00 元



今年6月，是成渝铁路动工修建的50周年。我作为当年的筑路青年战士，不能不有些回想，有所动情！

邓小平政委的动员

1949年底至1950年上半年，我们西南军区通讯署的新战士在重庆市郊区南温泉小垭坎，与军政大学学员共2000余人听了半年的“猿猴变人”、“劳动创造世界”的大课，初步认识了人是劳动创造出来的，树立了劳动光荣的观点。5月，我因体质较弱，上级认为我过不了二郎山，因此没有去成西藏。6月，就和大部分战友开赴到成渝铁路工地。

1950年6月15日，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上午，我们背着背包，带着枪支，集合在西

南军区大礼堂门口的大操场，聆听邓小平政委的动员报告。

时间过去了50年，那场报告的大致内容还能记得起。邓政委首先讲了当前的形势、战争的现况，中国大陆除西藏外基本上都解放了。打完了仗干什么？搞建设。建设必须交通先行。西南还没有一条铁路。接着，他讲了这条铁路40年前的修建情况，40余年过去了，路基却还只见几个土墩子，山洞、桥梁统统未动。而我们共产党制定计划要两年通车。成渝铁路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准的新中国第一条新建铁路，我们一定要按计划完成。最后，邓政委给我们强调了具体任务：人民解放军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次下去，是劳动创造世界的具体实践。条件简陋，要准备

吃大苦。有文化的，要把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到了工地，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大力宣传修建成渝铁路的重要意义。国民党修了40年没有见一根钢轨，而我们只要两年，两年即可通车。邓政委还嘱咐我们：战争还在打，部队要向西藏进军。国民党残留在西南大山区的明里暗里的土匪还不少，土匪成团、成营、成连到处流窜，没有部队保护你们，你们还得自己保护自己。

听了邓政委的报告后当天下午我们就出发了。

在黄桷工地上

我编在西南军区军工筑路总队直属二大队二中队。这个总队是军区直属机关、部队组成

的。

我们每个战士要背一个大背包、一支苏式步枪、30发子弹、10枚苏式手榴弹（像个小圆形墨水瓶）、5斤大米，共重约15公斤。劳动工具经过水运到工地。因为没有路基，部队只有走小路。重庆山城周边，无论经哪个方向都是山。一个下午爬了三座山。宿营了，坐下去就起不来。而我们的大队长（团级）白生元同志，矮矮的个子，身体不很棒，腰间别一把小手枪，笑眯眯地悠闲地像散步一样向我们走来，问问这个，摸摸那个，说：“脚疼吧？晚上用热水洗洗脚，睡觉时把脚垫高点。第二天还有点疼，过三四天就好了。”那时，团一级干部还没条件配吉普车。

后来，白大队长蹲下来给我们讲他在抗日时期的往事：1942年，鬼子重兵扫荡，他奉命带一个连掩护部队突围。大部队突围成功了，他们这个连却被敌人围得水泄不通。激烈的战斗打了三天三夜，子弹打光了，许多战士牺牲了，山坡下敌人陈尸遍野。敌人围了几天，见山上无动静，就撤退了。乡亲们回家后，上山收尸，在山洞发现有两人的心口还有点热气，赶紧施救，其中有一人就是他。他七天七夜水米未沾，剩下半口气，乡亲们一口又一口地慢慢喂水，终于救活了他。

听了这个故事，我们用敬佩的眼光望着这位个子不高、身板不算魁梧的首长，我们双脚的疼痛也大为减轻，并想起了临出发时邓政委在大会上的谆谆教导：“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

我们落脚的第一站是黄嵌，

要在这里修一个小火车站。黄嵌是个小村子，离专署江津（现为江津市）水路约20华里。我们的修路工具靠水路运到江津对江的德干坝，大队部就驻扎在那里。开始两天，按部队的传统，我们放下枪支、背包，打扫庭院，为了不干扰百姓，我们住进老百姓放棺木的一间空屋里，铺成两排，脚就伸进棺木底下。住了一周，发觉有白蚁，油布被蛀成蜂窝状。老百姓知道了，主动要我们搬进他们家的堂屋。

开工的第一个月，收工后，我们只达到标工的27%，军区仍按所达标工的一半拨给伙食补助。虽然伙食很好，中午我却不想吃饭。别人收工吃饭去了，我就找个荫凉处躺一会儿。别人吃饱后开工，我也开工。我总认为自己是疲倦了：白天，我们劳动9个小时；晚上，除轮班站哨两个钟头外，我还担任连队俱乐部副主任、师部特约通讯员，经常到晚上转钟才能睡觉。究竟是疲倦了，还是有病？自己也没有过多考虑。1951年国庆期间我提干了。1952年部队进行干部体检，才查出我的肺部已“钙化”。

一天晚上我站哨，哨位离部队约300米，正在江边起坡的一条小路口上，这是为防匪窜而设的一个哨。劳动一天的人很疲倦，我没有戴军帽，肩上背着步枪，站在昏暗的月光底下。这时江的上游下来一只小木船，我以为是当地赶集的人回家，没在意。船上人向我连喊两声：“干啥的？”我一听，口音不对呀！赶紧匍匐在树阴下，定睛一看，船离我只有五六十米，顺水而下。这

时清楚地看到：船头架着一挺轻机枪，机枪两边各蹲着一人，提着手枪，都是便衣，三支枪口都对着我，看样子是想从这哨位处起坡。我也不答话，抽去手榴弹上的保险，扔向船头，紧接着打了一枪。手榴弹离小船不远爆炸了，小船很快流向江对面，溜了。我们连长（中队长）带人赶来了。第二天，听说该股窜匪被对江我军逮住了，他们是窜匪中的侦察小组，探路的。

我被巨石砸伤了腿

为了提高工效，交流经验，我被派往三中队。德干坝车站（即江津车站）比黄嵌车站大得多，山势也险要得多。8月的一天，从炸山滚下一块有6个桌面大的巨石，横在路基中央，5条铁杠撬不动它，决定放炮改小。三中队的一个排长抡锤，我掌炮钎。巨石下部有一不着地的空档。我把右脚踏在巨石面上，左脚塞在那个空档里。铁锤打在钎头上有一股震动力。打着打着，巨石下部有一条很细的裂缝被震开了，一块比桌面还大的石头毫无声息地脱落下来，正掉在我的左小腿上。我急忙把左脚抽出一看，小腿内侧露出约两寸长的白生生的腿骨，一块鲜红的肉搭在脚背上。我这时是麻木的，赶紧把那块肉扶敷在小腿上。一会，血猛一喷射，我就昏倒了。我怎样从工地被抬回大队部的也不知道。后来才听说：两个战士抬着我，排长把我的左腿向上举着，鲜血从小退倒流到胸前，裤子和汗衫全被染红了，鲜红的血沿路滴着。抬到大队部手术台，

我迷迷糊糊听到白大队长手术台边焦急地说：“怎么办？血止不住，救不活！救不活！”要是送回军区，那肯定因失血过多而死在途中。幸好在对江江津专署暂驻整休的第104团有个野战医院，我才被救活了。这年我刚24岁。

住院期间，白大队长、郭政委来看了几次，并送了几篮子鸡蛋。白大队长还送了我一本书，书后还题有字。江津的领导同志发给我慰问金，我用慰问金买了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两本书至今我还保留着。

11月，104团接到进藏的紧急命令，我被接回大队部，伤口仍在流着淡淡的血水。受伤后是否作过什么医疗方面的结论，我全然不知，也没有问。

在民工筑路二十中队

从104团回到大队部，白大队长和郭政委找我谈话，送给我一枚“军工筑路纪念章”（图一）。在纪念章的图案中，反映了筑路的艰苦和军工们不怕困难的精神。首长们征求我的意见，说我是受了重伤，随着军工任务的结束要我跟郭政委一道回军区。我却想着受伤后自己的任务没完成，说：“战友们的任务完成了，我却在医院闲住了几个月。我还想完成我的任务再离开。”经研究，领导同意我留下，由白大队长向我介绍了新建的组织，并交待了任务：大队部改为“西南民工筑路第×支队（团级），白任支队长，下辖大队（营级）、中队（连级）。我要去的是二十中

队。这个队有270余人，全是“以工代赈”的失业工人。我去任文教干事（战士级）。军人就是我和指导员两人。我去主要是协助指导员做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首长特别嘱咐我：“那个队很乱，潜伏有4个特务，暗中捣乱，成天闹哄哄的要罢工。重庆市公安局已有掌握，可能解决得快。要谨防暴动。”

我包好不断漫出淡淡血水的伤口，奔赴到新战场——民工二十中队。一进队部就感到乱糟糟，半数工人不上工地，上工地也是磨洋工，坏蛋跟我们争夺群众，工作做不通。晚上，指导员、中队长和我轮流守夜，我把十几枚手榴弹放在枕头底下，步枪压上子弹，抱在怀里一同睡觉。这样乱了大概一个月的样子，在“镇反”运动中几个坏蛋被公安局抓走了。经过整顿，连队面貌迅速改观了，工效也提高得很快。一个多月之后工程收方，每人按完成的工标分得了“工账粮”30—100公斤不等。这一下工人振奋起来了，工效逐日加码。

这些失业工人，绝大多数家在重庆市区及其郊区，工厂被国民党破坏，工人失业，就踮起脚望“工账粮”救济。指导员到支队部开会回来：“肖干事，白支队长派你到重庆给工人家属送‘粮代券’（凭这种券直接去粮店换粮，不付钱）。支队长特别嘱咐这是工人家的命根子，要小心，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大意。”那时候，只要有任务，不兴讲价钱。我领了一万余斤“粮代券”，一本花名册，带上十来枚手榴弹（没有短枪，步枪又太显眼），装进绿色

书包；独自一人乘木船到重庆。

到了重庆，我不敢住旅店，唯恐“粮代券”有失，就到一个同乡家住了两宿。开始，见我背着一书包炸弹，他吓坏了，又不好不留我。他把我安顿在另一间房子里，睡在一张旧沙发上。我把“粮代券”的包压在左膀下，手榴弹枕在枕头下。第二天一早他来了，见那么多的炸弹放在枕头底下，说：“你们当兵的天不怕地不怕。”随即他带我到市区熟悉街道的名字。我在市区活动了两天，第三天到郊区，一条街一条街的找，一家一户的送，跑了4天，任务完成了。回到队里，工人们一下子围拢来问这问那，我还给有些工人带来了家信。这以后，工人就好管理多了。工效大大提高了，每月的工账粮也多起来了，总要求我去送。

工地转移到了隆昌（或荣昌，只记得20几里外的镇上出夏布）的深山沟里；我们只得自己搭盖工棚。那时，条件确实简陋，全都是土工具，如十字镐、炮钎、黑色炸药等。为了提高工效，工人们也想了许多办法，如：吊杆运石，竹滑道运土，两套钎锤两头对着打眼放排炮等。工人们多数是文盲，安全意识差，经常出事，如吊杆把人吊下了坡，滑道也连人带车轰下了坡，放排炮得四五个人一齐点火也很容易出事。那地方的土质属风化石，挖起来一锹下去一个白印，工效自然低。用炮炸，打炮眼的人选错了方向，飞起的石头里黑压压一片，叫你躲都来不及。不细心观察，炮眼的位置选错了，风化石容易走气，炮放不响。待你试探着走近去看，轰的一声炮又响

了,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黑色炸药也不是个好使的东西,炸石头力量不大,伤人可有本事。最大一个弱点是怕惹“火”。用木杵捣碎药块工效太低,用石臼舂炸药,不仅民工烧伤的多,军工中烧毁面容的甚至烧死的也有。有一天,事务处晚上算伙食帐,房里用竹席围的400公斤黑色炸药突然起火,猛然间大火冲天。我和指导员端着上膛的枪、提着手榴弹抢占离大火不远的山包上,观察火中的动静。一个管伙食的青年民工,通身带着火,跳进了门口的小水塘;一个40多岁的炊事员,带着火在地上打滚;唯有那个50多岁的事务长,毫发无损。幸好附近的大工棚未着火,没有波及到其他民工。我和指导员、中队长赶紧冲过去救人。两个伤员送到重庆:那个跳进水塘的青年民工因火毒攻心中途死亡;那个炊事员虽经市医院救活,下身和面部烧瘤了,成了终身残疾。这次事件,我们很怀疑是敌人破坏,因为事务室的三个人都不抽烟,而那个50多岁的事务长又安然无事。我们施工任务紧,这事交给了上级,火因调查未向我们传达。黄色TNT泥块炸药威力大,但要安全些,记得军工时期用过,没有发给民工用。

1951年的春季,我们二十中队又转移了工地。这一次我看到了火车头和钢轨,真是喜不自胜。两年通车真的有希望了!感到奇怪的是不知道咋样运来的?不久,领导上通知我们几个军人去重庆大渡口钢铁厂参观,亲眼看到了铁水奔流到轧成钢轨。我大开了眼界!真的相信邓政委说

的“两年修通”这句话了。

就在这时,突然接到家里的电报,说是父亲吐血病危,天天喊着我的名字要见一面。我拿着电报要指导员帮我请假。指导员从营部开会回来说:“连队大,刚转变过来,任务紧,干部少,上级不批。”我闹情绪了,睡不着起床,不上工地,说父亲要死求见一面怎么不批准。指导员又去营里,回来进门就喊:“肖干事,你还睡哩,教导员培养你入团哩!”入共青团(那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1950年春在南温泉小垅坎听大课时就写了申请的。听指导员这么一说,我一蹬被子,赶紧跑向工地。我边跑边想:我回家就能叫父亲不死吗?要革命,这个家庭包袱背不得;再说,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呢。后来才知道,部队组织上一直在设法照顾我家里;而且按部队规定,参军不到时间是不准请假的。

5月,民工队整编,经过锻炼的有点文化的青年民工都转入了西南铁道工程局,正式编入工程队。我也随着转入。过了两天,白支队长对我说:“军区半夜来电话,说你腿伤不能长期跋山涉水在工地跑,叫你回军区。我也要回军区。”

就这样,我在成渝铁路工地整整战斗了一年,留下个终生难忘的印象。

从部队转业到地方

回到重庆,住在工程局招待所。白支队长通知我:轻装,只准带5公斤的衣被杂物,准备带新兵上朝鲜。军令如山倒,我把参

军前后一直天天写的两本日记烧了,烧时感到可惜而流泪了。又过了两天,白又通知我:经研究你的腿不行,不能去朝鲜,还是回军区。从此,我和一直关心着我的白支队长分手了。4年后我回湖北探亲,在轮船上碰到了当年的一个工人。他说:“白支队长调西南铁道工程局公安处任处长了。1988年,又跟这位首长联系上了。1998年,从他们的组织写来关于我的伤残证明信中才知道白是一位红军干部。”

我回到军区通讯署通讯团,这年国庆节正式提为副排长,与1942年参军的老排长配合,带的是从闽浙苏一带招来的男女学生兵。半年不到,我又调回团部任文化教员组长,原因还是我那条该死的伤残的脚。我知道,部队我再呆不长了,深为惋惜!1954年8月,果真转业了。有意思的是,偏偏又分到了邓小平政委的家乡广安县搞税务。

1952年,我在通讯团收到了西南铁道工程局发下来的“成渝铁路通车纪念章”(图二)。我高兴得跳起来:共产党真是说到做到!那样困难的条件,那样艰巨的工程,两年就新建一条铁路的艰巨任务终于完成了!成渝铁路筑路和通车这两枚纪念章,到现在我一直珍藏着,时不时拿出来观赏一番,以怀念我的黄金时代,怀念那艰苦的岁月!

(作者系武汉市黄陂区退休教师)

责任编辑 易涛

中共早期工人党员郑凯卿

(一)

□ 郑季霞

编者按：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全国 50 多名党员中，有一位工人党员，他就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郑凯卿同志。

郑凯卿 1888 年 3 月 24 日出生于武昌沙湖松树湾村。少时家贫，父母相继病逝，哑妹送给一黄姓人家做童养媳，自己则被陈万年、唐秀芝夫妇收养。少年时代的郑凯卿承受着生离死别的痛苦，饱尝了人间的苦难，这为他日后成长为一名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一位早期的共产党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中共早期工人党员郑凯卿》是郑凯卿的女儿郑季霞同志数十年在收集整理大量的资料并结合自己同父亲一起生活经历的基础上撰写的一篇反映郑凯卿同志革命生涯的文章。由于篇幅有限，本刊截其重要片断发表。

书童生活苦与乐

为了使唐妈妈家能减轻负担增加收入，郑凯卿到别人已挖过的红苕地里拾剩下的红苕，将大一点的烤熟运到街上去卖，细苕根子留给自己和家人充饥。

郑凯卿的苕烤得好，粉糯香甜，许多人喜欢买他烤的苕，因此都认识他，其中有一位年仅十来岁的小少爷——孔宏志。这个孔宏志每次外出逛街，必到郑凯卿这里来买烤苕吃，日子一久彼此混熟了。一天，孔少爷和管家孔老大找到郑凯卿说：孔家需要给少爷找个书童，少爷想他去。在征得唐妈妈同意后，郑凯卿来到孔家。

孔府坐落在武昌胭脂路北端，两层楼房，分东西两栋，外观一模一样，设计的规模、样式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西楼楼下房室空着，家具上积满了灰尘，孔家除佣人郝妈常给“狐仙送供品”外，其余的人一律不许进去。整座楼房在大花园的簇

拥下，显得富丽堂皇。

孔府有老爷、太太、姨太、小姐、少爷和 6 个佣人。

郑凯卿见过孔老爷、姨太太。他们对这个来当书童的浓眉大眼朴实机灵的少年非常满意，便让郝妈带郑凯卿去洗澡、换衣、安排住处。他的任务是每天陪少爷读书，以及打扫院子里的清洁。

宏志的老师王秀才博学多才，为人和善，教书非常认真，教过的《三字经》、《百家姓》还要求背诵。开始宏志还能跟得上，后来教的《四书》、《五经》还要写文章，娇生惯养的少爷就吃不得这份苦了。他贪玩，不专心读书，常遭到老师严厉的责备。少爷上课时，郑凯卿在一旁陪着，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他如获至宝，贪婪地学着，连打扫院子时嘴里还念念有词。由于他悟性好、记性强，很快掌握了老师传授的知识。他经常帮助和提醒少爷，特别是写文章时更能给小少爷一些具体帮助。老师发现这个小书童在偷偷读书，而且比其他

的同学更发奋刻苦，心中满怀喜悦。他准备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郑凯卿。

有一天，郑凯卿告诉老师，花匠石林突然病倒了。老师来探望，马上为他拿脉、望诊、问闻、俨然一副中医诊断疾病的样子，他随后开了药方，让郑凯卿去药店抓药，按法煎服。不几日，石林病愈。在王秀才给花匠治疗中，郑凯卿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诚恳地求教，王秀才见他渴望学习又很刻苦，无比欣喜，遂将他的祖传秘方和医学知识和盘传授给郑凯卿。在这段时间里，他学习了许多知识，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和满足。

孔府里人们的生活极不平等，老爷家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佣人们只能在主人吃完饭后吃些残汤剩饭。郑凯卿对此极为愤怒。

一天，天刚蒙蒙亮，郑凯卿打扫院子发现沟里漂着一些白色的东西。他抓起来一看，是些饺子皮，样子很怪，每一个都没有“肚子”，包肉馅的地方被咬了，剩下的只是两头尖尖的饺子皮。郑凯卿看见这古怪模样的饺子皮挨挨挤挤躺在沟里，少说也能供三个人吃七、八天的粮食，就这样浪费了，感到真可惜。由此促使郑凯卿决心拿主人的食物来为石林补身体。为石林煎药时，郑凯卿看见烤火房的火坑上挂着许多熏鱼腊肉。当天深夜，他约石林和石林的好友秀妹去干了这事。他取下一块熏肉，先用刀刮平那肉上面黑褐色稀糊糊的熏烟油放在一边，然后切下一块肉，再把熏烟油均匀地涂抹在新痕迹上，看上去像没有动过

一样。郑凯卿对他们说煮熟了就在这里吃，我在外面为你们放风。花匠由于增加了营养，身体很快恢复了。

萧瑟的秋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郑凯卿打扫院子时，忽然听见西屋楼上传来女人低微的哭声。那声音凄凄切切，如泣如诉非常悲惨，是一个受了天大委屈又无处申诉，无法反抗的哀怨之声。好奇心驱使他要去探个明白。他放下扫帚，蹑手蹑脚来到西屋楼上，他看见一间房门被一条铁链紧锁，从门缝望去可见一个身着红衣的女子，她的面容憔悴，头发蓬乱，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透着惊恐的神情。这是怎么回事？郝妈妈每天给“狐仙送供品”，难道就是送给这个人吗？想到这里，他准备离开。看到郑凯卿疑惑的目光，那女子低声叫道：“小兄弟，你别害怕！”“你是谁，为什么会被锁在这里？”她痛苦地告诉郑凯卿：她是沔阳人叫何珠妹，被孔老爷买来做丫头，因长得好看，收了做二姨太。专横跋扈的大姨太像“毒蛇”一样，有意找茬打骂她。一天，她看了一下小姐的绣花手帕，大姨太硬是说她想偷，借故毒打她，她忍受不了侮辱，和大姨太对骂了几句，遭来的却是更残酷的折磨，并被关了起来，不许与人接触。孔老爷也奈何不得大姨太，只得让郝妈妈为她送饭。说到此，那女子泣不成声。郑凯卿非常气愤地说：“天底下竟有如此狠毒的人，真该千刀万剐。”他很同情这个柔弱女子，望着她那悲伤，乞求救助的目光，他想不能眼看这穷苦人家的姐妹遭毒手。思索片刻，允诺说：“我找人设法救你。

快告诉我你家的住址。”

郑凯卿匆匆离开西楼。他让唐妈妈设法找人力车行的伯伯、叔叔及沙湖边的邻居，托他们帮忙与何珠妹家里的人取得联系。按约定地点，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何珠妹在唐妈妈陪同下被她老家来的人悄悄接走。郑凯卿冒着危险救了何珠妹，使她逃离虎口。

小厨师技艺不凡

郑凯卿在文华大学跟严大师傅学会了烹饪技术。

当时文华大学厨房的大师傅严爹爹看中了郑凯卿，收他做了徒弟。师傅在讲述烹饪技术时，经常是手把手地教，一边讲一边做示范。因此，本应当三年学徒的郑凯卿不到一年就能独立工作。师傅教得尽心尽力，徒弟学得专心致志，郑凯卿很快掌握了红案、白案、“选料”、“切工”、“配料”、“调味”，以及怎样掌握好火候等许多技艺。他常说甜、酸、苦、辣、咸能调百味鲜。五味之中盐为主。各个地区的人，生活习惯不同，其口味也不同。他认为适合人的口味的鲜美食料，才能刺激人的食欲，增进身体健康。

凡品尝过郑凯卿烹调的食物的人，对他的技艺都称赞不已。消息传出，好几家富豪以高于学校三倍的薪金聘请他为私人厨师，他都婉言相拒。他不为金钱动心宁愿留在文华为师生及他喜欢的人们做美味食品。

他曾为来汉讲学的北大陈独秀教授做过“爆腰花”，那色、香、味、形俱全的腰花，非常美

观,热气腾腾,浓香扑鼻,油珠儿还在腰花上闪动,味道鲜嫩嫩滑。

他也曾为来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学的毛润之做过“红烧肉”。当时,毛润之住在都府堤5号。组织上考虑他是湖南人,生活习惯与武汉人不同,想派人照顾他的饮食。郑凯卿主动承担此工作。本来郑凯卿的工作也很忙,但他总是挤时间做几样湖南人喜欢吃的菜送去。毛润之的伙食极为简单,一小碟浏阳豆豉炒辣椒,一碗青菜,一碗红烧肉,用一饭盒装着送去。有次,毛润之笑咪咪地指着那艳红透亮,肥而不腻,酥香醇糯的红烧肉,用浓浓的湖南乡音夸奖说:“凯卿,你是做菜的专家,这红烧肉很好吃啰!”郑凯卿乐呵呵地学着湖南腔说:“招待你的,可是我的拿手好菜啰!”曾在1922年春,毛润之、陈潭秋与郑凯卿一同去看望在病中的黄负生,他们商讨了工人运动方面的问题。临别时,毛润之对黄负生说:“这是凯卿为你烹调的鸡汤,里面还放了天麻,你喝了补补身体。他的手艺是很高明的啰!”

通过工作、生活多方面接触,郑凯卿觉得毛润之的思想与一般人不一样。从小生活在农村的郑凯卿对毛润之有关农民问题的精深论述感受特别深。

陈潭秋、董必武、包惠僧等人都曾品尝过郑凯卿烹调的食物,且赞不绝口。

一次,在席间,陈潭秋风趣地说:“凯卿,革命成功以后,我要写一部回忆录。还要为你写一本烹调技艺的书,将璀璨的中华饮食文化留给后人。”

忠贞不渝爱情深

郑凯卿二十五岁那年,一个美丽贤淑的少女李雅卿爱上了他。李雅卿迷人的容貌,智慧的双眼,娴静的性格,使许多男子倾倒,许多家长爱怜,提亲的人络绎不绝。雅卿却难以动情,因为她心中早已有了意中人。

那是在几年前的一天,雅卿给当人力车工人的父亲送午饭。天下着大雨,道路泥泞,她不慎摔了一跤,饭菜撒了一地。正在车行帮陈万年伯伯洗车的郑凯卿见状,马上跑过去扶起雅卿,并为她买了烧饼补充了她父亲的午饭。正是这次邂逅,郑凯卿撞入了这少女的心扉,初恋在她的心中蔓延,直至燃烧。乐于助人的郑凯卿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比雅卿大十岁的他决不会想到这个小小姑娘会对他产生爱情,而且爱得那么深沉。

此后,李雅卿非常热衷去车行给父亲送饭。目的是为了能够多看看她所喜欢的那个人。有一天,她没有看见郑凯卿,后来一直都找不到他,她心里万分惆怅,但又不敢向人打听。虽然好长时间找不到,但她暗自发誓,不是郑凯卿终生不嫁。

有一天,李雅卿突然看见郑凯卿挑着水出现在昙华林街上。这突如其来地发现,使她慌乱极了,心扑扑直跳,脸一阵绯红。她本想藏起来,可当她想到郑凯卿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心思时,她又想追上去向他表白。当少女之心被羞涩锁住,不能向心中热恋的人表白衷情时,她痛苦极了。她闭上眼睛,深深地叹

了口气,扭头朝家里走去。但她怎么也赶不走这心驰神往的思绪。

母亲看到女儿回来,非常高兴,她把刚才曾家来提亲的事告诉女儿,可是雅卿心不在焉,一会儿把曾家说成郑家,一会儿又不好意思地说刚刚在街上看到郑凯卿。女儿虽未明说,母亲揣摩女儿心思却猜着个七、八分。还是父亲李大山点破了这层纸。他说:“凯卿是个好青年,女儿有眼力。你的好友唐秀芝最了解他。”

李大山带着妻子来到陈万年唐秀芝夫妇的家,为女儿提亲。那时候,女家向男家提亲,还是少有的。当唐妈妈向凯卿道喜时,他心喜若狂,毫不犹豫地迎接这幸福的爱情。

李雅卿获得了郑凯卿的爱情,她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是,当她固执地追求,痴心渴望着的爱情真正来到时,她又表现出少女特有的矜持和羞涩。郑凯卿却不同,他毫无顾虑,毫不掩饰自己的爱,勇敢进取,把整个的爱都倾注在这可爱的姑娘身上。

结婚后,他们相敬如宾,相互体贴、帮助。凯卿爱妻子,教她学文化、读诗词。雅卿爱丈夫,家务事料理得周到细致。丈夫未归她决不先吃饭、先睡觉。雅卿怀孕了,凯卿总为妻子做些孕妇爱吃的食物,风雪之夜也要买回妻子想吃的东西,他对妻子体贴入微,柔情似水。他们夫妻没争过嘴,没红过脸,生活始终保持蜜月般的幸福。

郑凯卿把对雅卿的爱也倾注在她的亲人身上。他为八十八

岁的岳父养老送终，为三个舅子找工作，帮他们成家。岳母病后体弱，又因常年吃斋，得不到很好的营养。郑凯卿想让岳母早日健康起来，就做了黑鱼豆腐汤，谎说是竹笋豆腐汤。老人家吃了几天，身体完全恢复了，脸上露出红润。老太太为有这孝心女婿而感到极大的欣慰，正欢天喜地体味着这人间的幸福。不知是谁无意中说了漏了嘴。老太太知道自己破了斋，马上病倒了。她太迷信神灵了，认为吃斋是对神灵的虔诚，吃了荤腥是亵渎神灵，犯了天大的罪。因此成天惶恐不安，苦痛的精神无法解脱，一病不起。不论郑凯卿如何使出全身的解数，向老人讲述科学道理，都无法弥补这份遗憾。不久，岳母去世了。临死前对女儿说：“雅儿！不要难过。给你妈圆圆被凯儿打破的斋碗吧！凯卿是好意，千万不能怪他。”在岳母的灵柩前，郑凯卿痛心疾首地哭喊：“妈妈——你不应该相信迷信！”后来有人戏谑郑凯卿，笑着说：“凯卿，你革命，革到岳母头上来了。”雅卿不让别人跟丈夫开这样的玩笑。她动怒地警告道：“以后谁要再提这事，我可就不客气了。”

母亲的斋碗被丈夫打破了，雅卿要为母亲圆斋碗。每年正月初一吃年斋。雅卿这种对母亲寄托哀思的特殊形式，几十年如此。李雅卿也相信丈夫的话，认为世上没有鬼神，可是她对给母亲圆碗的事却表现得万分虔诚。郑凯卿让妻子吃年斋，是为了让她在心灵上得到慰藉。这也体现出郑凯卿对妻子深沉的爱恋。

李雅卿对丈夫的工作非常支持。她知道丈夫为了穷人的解放闹革命，心中充满敬仰之情，并下决心要为他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她为他不辞劳苦，尽力协助工作，按他的嘱咐对秘密的革命活动从不打听。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她曾用非凡的胆略和智慧保护着自己的丈夫和丈夫的朋友，掩护他们度过了艰难困苦时期。

他们的爱，经了革命斗争的洗礼！

信奉共产主义

1920年春，坐落于武汉的文华大学校园焕发出勃勃生机，北大教授、《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应武汉教育界的邀请来汉讲学，宣传社会改革和马列主义。消息传出，许多人都涌向文华大学。大礼堂热闹非凡，座无虚席，有身着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神情严肃的先生；有穿着西装、鼻梁上架着眼镜的学者；更多的是生气勃勃的青年学生。

郑凯卿兴高采烈地挤进会场，坐在最后一排，他的旁边坐着一位英俊的、长着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青年。经互通姓名，得知此人是陈潭秋。“你读过陈教授的文章吗？”陈潭秋问道。“是的，我看过他写的《敬告青年》，他向青年提出了六点希望，内容包含了民主和科学两个方面，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启迪。”郑凯卿又谈了一些工作情况。陈潭秋听他谈话很有见地，得知他是文华大学的校工时，赞同地点头。他们两人虽是初次相交，却

一见如故。正待进一步深谈，这时，主持人宣布演讲开始了。

伴随着雷鸣般的掌声，陈独秀精神抖擞，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上讲台，他向会场的听众环视了一眼，开始用平静而富有说服力的语言讲演。

他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炮声震撼世界人民，讲到中国的“五四”点燃了爱国运动的火种，新思想新文化的革命者觉醒了。从世界的东方中华民族，讲到共产主义的未来。他还介绍了李大钊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深入浅出地讲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以及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演讲时，他不时慷慨激昂地提高声音，不时挥动着右臂。他把革命的种子播撒在渴望进步的青年心田。

散会后，人们久久不愿离去，他们簇拥着陈独秀，继续谈论着革命。郑凯卿被陈独秀的演讲吸引，全身好像火焰一样燃烧起来。他无比激动地对陈独秀说：“听了您的讲演，我突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黑暗之中出现了一条光芒万丈的大道，让我们看到了希望。”陈独秀注意到这个工人打扮的青年眼里闪着光，高兴地询问：“你叫什么名字？干什么工作？”当陈独秀知道他就是那个“罢洋人水”的郑凯卿时，便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好极了！你有了了不起的智慧和斗争勇气，我们的革命事业需要你。”

原来，郑凯卿刚到文华大学时当挑水校工，专门为厨房挑水。他从早到晚不停地挑啊挑，小小年纪就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一天，伙伴小石头向他哭诉，

因不小心把水溅到洋教授的皮鞋上,被洋人又骂又踢。郑凯卿愤怒地说:“我们不许洋人逞威风欺负中国人,我们要灭他的威风,不给他挑水。”于是,他找到几个要好的伙伴,分头串连其他挑水工人,大家约好谁也不给洋人挑水。

第二天过去了,第三天过去了,一连几天斯密史以及他的左邻右舍的洋人没有水用。他们着急了,眼睁睁看着没水洗衣、没水做饭,连喝的水也没有。小石头呢?街上挑水的工人呢?都不见了,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斯密史打听到文华大学的校工郑凯卿跟挑水工人很熟。他找到郑凯卿说明来意。郑凯卿故作惊奇地说:“发生了什么事?不是小石头为你挑水吗?”洋人只得对郑凯卿说出打了小石头的事。郑凯卿生气地说:“那我不管,你自己去找他吧!”说完转身就要走。斯密史拉住他,连连说:“NO! NO! NO! 还是请你帮个忙吧!”郑凯卿语气缓和了些说:“我去找他,除非你跟他赔不是。”罢洋人的水的目的,就是想灭他们的威风,就是为了要他向小石头赔个不是。斯密史感到很尴尬,他知道自己碰到了一群什么样的中国青年,他猜想罢水这件事的主心骨可能就是郑凯卿。他知道打人背了理,但又不想向挑水工人道歉,想出个题难倒郑凯卿以赖掉道歉的事,于是他指着学校墙壁上的一幅标语,对郑凯卿说:“你能认出并解释上面的字,我就依你的向他道歉。”郑凯卿看着标语,心里暗暗高兴,这是他做书童时先生讲过的,他记得烂熟。他不慌不忙地

念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洋先生,听着。己:自己。欲:想、希望。勿:不要。施:加的意思。这句话是写在《论语·颜渊》上的。意思是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洋先生是这个意思吧!告诉你,我们中国人是不会随便打人的,如果错了,也一定会给人赔不是的。”

郑凯卿不卑不亢地望着斯密史。斯密史被眼前的青年人言行惊呆了。自己又失误了,选的标语简直是选了一条教训。他表示一定向小石头道歉。

小石头高高兴兴地挑着一担浑浊的江水送到斯密史家。斯密史一看傻了眼。这黄泥巴怎么喝呀!斯密史请小石头给他去换清水,并向小石头道歉。小石头用明矾竹筒,在水桶里顺着一个方向搅动几圈,不一会儿水就变清了。这是郑凯卿教小石头变的戏法,以最后促使洋人认错道歉。斯密史恍然大悟,他只得苦笑了。

“罢洋人水”的故事,在文华大学师生中,在挑水工人中,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开了。

陈独秀一到文华大学就听说了这件事了,对这个青年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陈独秀在汉讲学期间的饮食起居由郑凯卿悉心照料,他们有更多时间接触、交谈。陈独秀给了他一些书报刊物,特别介绍了《新青年》以及湖南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并讲述了周恩来等20个青年学生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郑凯卿如饥似渴地学习,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开始觉悟。他变了,完全变了,他抛弃了旧我——为活命而劳作;重新塑造了一个新

我——为共产主义奋斗而活着。他坚定地相信共产主义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一定会成功。因为他认定共产主义,是最先进的、最科学的、最美好的社会制度。

郑凯卿立志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论是公开地轰轰烈烈闹革命,还是在白色恐怖下进行秘密斗争,他都将自己当成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坚定自豪地说:“我只信奉共产主义。”

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在陈独秀来汉讲学这一年的夏天,从上海传来好消息——要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董必武接到上海党小组李汉俊来信约请其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他立即找陈潭秋等人商议,陈潭秋欣然同意。同时,刘伯垂受陈独秀的委派来汉协助筹建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刘伯垂立即邀约陈潭秋、张国恩(后退党)、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等7人,积极开展建党活动。他们在武昌抚院街二号(现在的民主路)董必武寓所秘密召开筹建会。经过多次开会反复研究,取得一致意见。在1920年8月金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秘密成立了,在成立会上大家庄严宣读了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论著,介绍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经过,讨论制定了党小组组织生活制度,选举确定了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包惠僧任支部书记,陈潭秋分管组织工作,郑凯卿负责劳工工作。大会决定以武昌多公祠五号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办事机

关,并在门口挂上“刘芬律师事务所”的招牌作掩护。抚院街二号董必武的住所及“龙神庙”则是共产主义小组进行秘密活动的地方。当年年底,他们在私立武汉中学召开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成立会上郑凯卿发表了演说。接着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又建立了一个从事革命活动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成员有20余人。郑凯卿经常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办的读书会,常听董必武、陈潭秋讲课。董必武要求读书会成员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对工人状况进行调查研究,把学习革命理论和从事革命活动结合起来。在学习会上,陈潭秋说:“我们不是为咬文嚼字才办读书会。办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是为了救我们的国家,救被压迫的劳动人民。”郑凯卿时刻把读书会的这一宗旨记在心头,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

共产主义小组十分重视工人运动。他们不仅对工人状况进行调查研究,而且利用平民夜校,识字班等多种形式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直接组织领导工人罢工斗争。1921年5月1日,共产主义小组派郑凯卿等组织领导了武汉租界人力车工人罢工斗争,反对车行老板把车租从800文提高到900文。资本家见愤怒的工人团结一心,势不可挡,只得取消加租议案。罢工取得了初步胜利,这是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开展的第一次胜利斗争,对革命者来说是个极大的鼓舞。但更尖锐的斗争还在

后头。

神秘的葡萄庭院

葡萄庭院坐落在松树湾最偏僻最静谧的地方,之所以称它为神秘的葡萄庭院,是因为在筹备和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期间,许多会议和活动都是在这里秘密进行的。

庭院的中间是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路的两边是高大的葡萄架,下面挂满了一串串的葡萄,飘溢出缕缕的清香。庭院后是一幢木结构的房屋,中间是堂屋,堂屋后面是二堂道,两边是四间很小的厢房,前面两间房门开在堂屋里,后面两间房门开在二堂道里。二堂道左侧面有扇门通向后院,出后院门是一块菜地,再往前是杂树林、松树林。在召开秘密会议时,常遇到紧急情况,这条通道可以迅速转移革命党人。

党组织安排郑凯卿一家住在这里,以掩护革命工作。在庭院中常可见一位长着乌黑的大眼睛,上穿一件典雅的蓝底白花衣服,下着黑色长裤的妇女坐在那儿,她就是李雅卿——郑凯卿的妻子。

这天,她又静静地坐在台阶上缝制衣服,她的女儿丽松坐在她的身旁,地下放着一个圆形的藤条编制的针线筐箩,里面装满各色绣花线和做衣用的工具。她的手在不停地缝衣,而眼睛却机灵地监视着葡萄架那边的院门是否出现陌生的面孔。

正在此时,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聚集在这里举行重要的会议,策划人力车工人大罢

工。郑凯卿激动地说:“人力车工人们的生活已经很苦,每辆车租金800文钱这已经是很重的剥削了,现在又涨到1000文,看势头可能还会涨。车行老板的心真是太狠毒!好在人力车这个行业的工人比较集中,我们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跟老板斗。”大家激烈的讨论着:怎样将工人们组织起来,成立人力车夫工会,何时举行罢工示威游行,迫使车行老板减租降价。突然,院子里传来了李雅卿教孩子唱歌的声音:“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它咋没有尾巴,它咋只有脑袋,真奇怪,真奇怪。”

屋子里的人闻声立即停止讨论,他们摆出事先准备好的文房四宝,开始吟诗作画,品味赏玩。顿时屋子里充满了融融诗情和雅雅画意。约一个时辰后,院子里又飘来李雅卿那温柔甜美的“摇篮曲”。屋子里的人得知这是解除“警报”的暗号,又转入正题继续开会。

会议结束后,当天晚上,董必武、刘伯垂、包惠僧、陈潭秋在此留宿,其他的同志因有别的事,乘小划子离开松树湾。郑凯卿为到会的每个同志准备一袋葡萄带回家。留宿的人通宵难眠,兴奋不已。郑凯卿和陈潭秋住在一个房间里,他们亲切地低声谈论革命斗争的形势,谈论着共产主义的理想。第二天,迎着黎明的曙光,他们又踏上征途,投入新的斗争。

车夫的贴心人

一天傍晚,一个步履缓慢,精神疲惫,神色忧伤的老人,拖

着一辆破旧不堪的空人力车，在昏暗的马路上走着，车把手上挂着一盏淡黄色的车灯，灯光照在地上现出脸盆大的一团光亮，一晃一晃地像几点鬼火（磷火）跳动。拉车工人又累又饿，今天他挣的钱只够付车行老板的车租钱，他想来又气又恨，准备再做两笔生意为妻儿买点米和咸菜回家充饥。可是天下着濛濛细雨，路上行人很少，伴随他的是冰雨冷风，老人禁不住打了个寒颤，将头往肩膀里缩了缩。

这时，郑凯卿刚开完党组织召开的秘密会议，接受了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罢工斗争的领导工作，散会后，正匆匆往家里赶。当他走过老人身边时，老人冲着他喊道：“坐我的车吧！”郑凯卿觉得声音耳熟，他停止脚步，回头一看，原来是林中汉大伯，林大伯与郑凯卿的叔叔陈万年是一个车行的。“林大伯，您怎么这晚还在做活？”老人也认出他，便放下车，老泪纵横地说：“凯卿，不能活了，车租涨到1100文钱了。今天我们家揭不开锅了，我从早到晚拉了一天车，只够交老板的租钱，累死累活白做了一天啦！”老人颤抖的声音在夜空中飘荡。郑凯卿紧紧地握住老人冰冷的手，安慰着说：“林大伯，天色很晚了，您先回家吧，我等会儿给您送米来。”老人一边用袖子抹去泪水，一边喃喃地感谢着。

郑凯卿回到家里，忙将路上碰到林大伯的事以及他家目前的处境对妻子诉说了一遍。雅卿听着听着，不由得从林大伯的遭遇联想到自己的父亲。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天，父亲穿着草鞋出

去拉车，没过多长时间草鞋就一只一只地掉了，结果只有打着赤脚在路上跑。父亲拉着一个歪戴礼帽，提根拐杖的中年人跑了很远的路，后来，那人不仅不给钱，还用拐杖打父亲，父亲受了伤，不能继续拉车，付不起车租钱，车行老板对他又推又搽，还说不付租钱要罚款付息。结果还是在几个穷兄弟的救济帮助下才算解决。父亲拖着受伤的身体挨到家，一双红肿的脚流着血，一家人见他这般模样都吓哭了。想到这里，李雅卿暗暗落泪。

“雅卿，别伤心！”凯卿知道妻子在回忆往事。“来，快告诉我，家里还有多少米？”雅卿抹去泪水，她理解丈夫的意思，马上拿起一个小口袋去舀来一袋米。“我们家的钱能不能维持这个月的生活？林伯伯家揭不开锅，唐妈妈家一定也很困难，我想……”未等凯卿说完，妻子马上接过话茬：“别担心，我安排得过来，你快去吧！”说着递过米袋和钱。雅卿知道丈夫乐于助人，经常拿钱拿物去资助贫困的工人。作为人力车工人女儿的雅卿，即便是家境不宽裕也尽最大的努力支持丈夫。

此时，一愁莫展的林大伯夫妇见凯卿来了，真是喜出望外。凯卿把米袋交给林伯母，又从荷包里取出一个月的薪水钱，分成两份，将其中的一份钱送给林伯伯家购买食品，另一份钱请林伯伯转交给唐妈妈。两位老人看着这些救命的钱物，对凯卿千感谢万感谢。凯卿亲切地对两位老人说：“现在好了，有共产党为我们贫苦的人民求解放，我们要团结起来，反剥削、反压迫，和车行的

老板斗，维护我们工人的权利。”林大伯听了激励不已，高兴地说：“什么时候行动，先通知我一声，我一定要参加。”

郑凯卿从林大伯家出来，接着又去了李大叔、袁兴国等几位人力车工人的家中，以了解工人的生活疾苦，宣传罢工斗争的重要意义，为领导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大罢工做好一切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工作。郑凯卿觉得肩上的担子有千斤重，同时，他对罢工斗争的胜利充满信心。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徐双明

